

天涯芳草

文

子離月台，走進車站
前的咖啡店。

江玲忍不住哭出聲來，對於這位

絕望的女人，難以正無法

安慰，只好默默坐視。

正當早晨上班前，一

批男女在食柏前，吃「咖啡杯，

麵包圈」的簡單早餐，這些好管閒事

的巴黎市民，無不用好奇的眼光看著江

玲和關以正。

關以正和陳大泉，除了同住過壹年

公寓外，並無交情，但大泉離開巴黎

回去，除了他妻子，只有關以正一人。

他們所住的公寓位在「塞納」街後

的小巷子裏，整年看不列太陽房子

本身固然陰溫破舊，住客們如不是

老人，便是終日掙扎於飢餓線上的「近

東國家」的貧民。此外也有謀不到出路

的落魄藝術家，當然，住在這裏的東方

人，在一般巴黎人眼中，也都不值一提

能避免的。

由於公寓內部未曾裝置「光電」所

有走廊，是不開燈，一晝夜伸手不見五指

，每層樓的樓梯拐彎處，都沒有一個廁

所，並裝有一個自來水龍頭，在各層住

戶，都得從這個每個層僅有的自來水龍頭

汲取一切生活上所需之水，公寓每一個

角落都充滿潮氣和霉味。

象徵著屋內每個人的悲慘生活，搖搖欲墜，樓梯板上

，雖和鋪着破爛的地毯，但也只到三樓

為止，至於房內，每間房子的窗戶，恰

巧開在對面建築物的陰影裏，整夜沒有

絲毫光線進來，而窗外的景象，比窓內

更加淒涼，視線所及，全是一片瓦礫垣。

陳大泉和關以正甘心住在這邊「悲

慘世界」裡，不外是每月可由此節省少

許房錢。

其實關以正按月領到的學費和版

稅，原可使他住在較好的旅館，和體

友人交往，有空時還有餘力去遊山玩

水，但他不能不節省，部份生活費

，一方面由於學費，積習，喜歡買書

，平時用在買書用的金錢實在不能說少

，至於大泉和江玲會帶著孩子住到這裏

來，當然只因爲經濟情形已到了山盡水

盡的關係。

無論大泉或江玲，當初出國時都抱

着異國雄心，想在巴黎學書，但他的

孤寂使二人結成愛侶，爲了逃避同胞

們的冷言閒語，二人終於離開巴黎同住

在「蜜堆」，同居了壹年。

(五)

癌是否絕症？

(王家駿)

商業樓宇 各種燕梳
新舊房屋 大小相宜

裝修旅店
旅館房屋
改造華麗
設計佈置
免費估價
大小工程
僑胞光顧
取價公平
一律歡迎

有香港名師
做特別小菜
有南北美點
做僑胞服務
打牙祭



江玲覺得如果將耳朵貼緊鐵軌，可希望聽見她的餘音。

關以正終於帶着江玲

到車站

前的咖啡店。

江玲忍不住哭出聲來，對於這位

絕望的女人，難以正無法

安慰，只好默默坐視。

正當早晨上班前，一

批男女在食柏前，吃「咖啡杯，

麵包圈」的簡單早餐，這些好管閒事

的巴黎市民，無不用好奇的眼光看著江

玲和關以正。

關以正和陳大泉，除了同住過壹年

公寓外，並無交情，但大泉離開巴黎

回去，除了他妻子，只有關以正一人。

他們所住的公寓位在「塞納」街後

的小巷子裏，整年看不列太陽房子

本身固然陰溫破舊，住客們如不是

老人，便是終日掙扎於飢餓線上的「近

東國家」的貧民。此外也有謀不到出路

的落魄藝術家，當然，住在這裏的東方

人，在一般巴黎人眼中，也都不值一提

能避免的。

由於公寓內部未曾裝置「光電」所

有走廊，是不開燈，一晝夜伸手不見五指

，每層樓的樓梯拐彎處，都沒有一個廁

所，並裝有一個自來水龍頭，在各層住

戶，都得從這個每個層僅有的自來水龍頭

汲取一切生活上所需之水，公寓每一個

角落都充滿潮氣和霉味。

象徵著屋內每個人的悲慘生活，搖搖欲墜，樓梯板上

，雖和鋪着破爛的地毯，但也只到三樓

為止，至於房內，每間房子的窗戶，恰

巧開在對面建築物的陰影裏，整夜沒有

絲毫光線進來，而窗外的景象，比窓內

更加淒涼，視線所及，全是一片瓦礫垣。

陳大泉和關以正甘心住在這邊「悲

慘世界」裡，不外是每月可由此節省少

許房錢。

其實關以正按月領到的學費和版

稅，原可使他住在較好的旅館，和體

友人交往，有空時還有餘力去遊山玩

水，但他不能不節省，部份生活費

，一方面由於學費，積習，喜歡買書

，平時用在買書用的金錢實在不能說少

，至於大泉和江玲會帶著孩子住到這裏

來，當然只因爲經濟情形已到了山盡水

盡的關係。

無論大泉或江玲，當初出國時都抱

着異國雄心，想在巴黎學書，但他的

孤寂使二人結成愛侶，爲了逃避同胞

們的冷言閒語，二人終於離開巴黎同住

在「蜜堆」，同居了壹年。

(五)



江玲覺得如果將耳朵貼緊鐵軌，可希望聽見她的餘音。

關以正終於帶着江玲

到車站

前的咖啡店。

江玲忍不住哭出聲來，對於這位

絕望的女人，難以正無法

安慰，只好默默坐視。

正當早晨上班前，一

批男女在食柏前，吃「咖啡杯，

麵包圈」的簡單早餐，這些好管閒事

的巴黎市民，無不用好奇的眼光看著江

玲和關以正。

關以正和陳大泉，除了同住過壹年

公寓外，並無交情，但大泉離開巴黎

回去，除了他妻子，只有關以正一人。

他們所住的公寓位在「塞納」街後

的小巷子裏，整年看不列太陽房子

本身固然陰溫破舊，住客們如不是

老人，便是終日掙扎於飢餓線上的「近

東國家」的貧民。此外也有謀不到出路

的落魄藝術家，當然，住在這裏的東方

人，在一般巴黎人眼中，也都不值一提

能避免的。

由於公寓內部未曾裝置「光電」所

有走廊，是不開燈，一晝夜伸手不見五指

，每層樓的樓梯拐彎處，都沒有一個廁

所，並裝有一個自來水龍頭，在各層住

戶，都得從這個每個層僅有的自來水龍頭

汲取一切生活上所需之水，公寓每一個

角落都充滿潮氣和霉味。

象徵著屋內每個人的悲慘生活，搖搖欲墜，樓梯板上

，雖和鋪着破爛的地毯，但也只到三樓

為止，至於房內，每間房子的窗戶，恰

巧開在對面建築物的陰影裏，整夜沒有

絲毫光線進來，而窗外的景象，比窓內

更加淒涼，視線所及，全是一片瓦礫垣。

陳大泉和江玲會帶著孩子住到這裏

來，當然只因爲經濟情形已到了山盡水

盡的關係。

無論大泉或江玲，當初出國時都抱

着異國雄心，想在巴黎學書，但他的

孤寂使二人結成愛侶，爲了逃避同胞

們的冷言閒語，二人終於離開巴黎同住

在「蜜堆」，同居了壹年。

(五)



江玲覺得如果將耳朵貼緊鐵軌，可希望聽見她的餘音。